

1

〔美〕马克·吐温著
张友松译

王子与贫儿

马克·吐温
文集 MARK TWAIN



马克·吐温 文集 MARK TWA IN

王子与贫儿

〔美〕马克·吐温 著
张友松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吐温文集:全12册/(美)马克·吐温著;张友松等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7-02-011452-8

I. ①马… II. ①马… ②张…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8393号

责任编辑 全保民
特约策划 李江华
装帧设计 胡安华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700千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76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6年6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452-8
定 价 79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总 序

(一) 马克·吐温的创作背景和倾向性

马克·吐温(1835—1910)是十九世纪后半期和二十世纪初叶美国的一位卓越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很早就介绍到中国,有些作品已有几种不同的中译本;他的最重要的小说名著几乎全都译过来了,并受到我国广大读者的喜爱。现在出版的这套十二卷本新版选集可以算是包括了已有的中译本的精华。

马克·吐温以他所擅长的讽刺与幽默的生花妙笔,无情地揭露了时代与社会的种种黑幕;他把美国称为“使用私刑的合众国”,道破了它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真面目,猛烈地抨击那些伪善的企业主的虚伪习气和假仁假义,反对弥漫全国的种族歧视。吐温是一个富于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作家,对美国上层社会引以为荣的“生活标准”怀着极度的鄙视,予以无情的鞭挞,认为美国的“文明”是一钱不值的。

马克·吐温的优秀作品真实地反映了美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希望、苦难和反抗。他经常直接或间接地参加当时的社会斗争,因此才形成了他的作品中强有力的一面,使他成为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作家之一。

当时,美国人的生活有种种清规戒律,桎梏着人们的心灵,形成了一种沉滞和窒息的气氛;成年人对此都习以为常,但儿童一代却感到难以忍受。他把儿童的逻辑当作批判社会生活中一切“不可动摇的陈

规陋习”的准则，辛辣地嘲笑所谓的文明和被人公认的政治权威。

比如，在《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作者根据他对儿童心理的回顾和探索，生动地刻画了孩子们力求挣脱社会传统习俗强加于他们的精神枷锁的愿望和行动。成年人对宗教的信仰是生活中最主要的虚套之一，而汤姆·索亚却以调皮捣蛋和亵渎神灵的恶作剧对待宗教仪式、圣物和教规，对这些毫无敬意。孩子们对牧师的布道更是极为厌倦。

马克·吐温在他的重要代表作之一《镀金时代》（与华纳合著）里，也不忘揭露政治上的腐败和投机、诈骗、巧取豪夺、不择手段地追求财富等恶劣的社会风气，予以猛烈抨击，打破了人们对“黄金时代”的梦想。书中刻画的两个突出的人物，腐败的政客狄尔沃绥参议员和一心想轻易发财的空想家赛勒斯上校，都出自马克·吐温本人的生活见闻和历史记忆。

（二）马克·吐温的生活经历和他进入文坛的过程

马克·吐温本名塞缪尔·朗荷恩·克列门斯，一八三五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佛罗里达小镇，四岁时随着穷困的父亲迁徙到密西西比河上的汉尼拔小镇。小塞缪尔就在这里度过了童年。父亲去世时，他才十二岁，但已开始独立生活，先后当过印刷所学徒、排字工人、水手、领航员和矿工。后来，他来到弗吉尼亚城，成为一个地方报纸的记者，由此开始了文学创作，采用的是“马克·吐温”^①这个笔名。

马克·吐温的一生经历了美国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历史过程。期间，美国社会矛盾和阶级对立日益激化；在这种背景下，吐温通过亲身体验，对资本主义和社会的认识逐步深刻起来。

吐温开始文学创作时，正是美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开始向现

① 原文是 Mark Twain。这是测水员的术语，意为“两呎”；一呎等于六英尺。水深两呎是船只可以通行的深度。

实主义过渡的年代。当时大部分美国作家都向往于资产阶级的民主理想,以为美国已经消灭了奴隶制,成为“最民主”的国家了。他们的作品充满了乐观主义的进取精神,对美国的前途满怀信心。早年的马克·吐温也有这种倾向,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颇抱乐观态度。

在一八六九年出版的《傻子出国记》中,他谈到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时,指出财富在美国是评定荣誉和声望的唯一标准,无论是用什么卑劣手段得来的,都是一样。那些为富豪们唱赞歌的吹鼓手,都说财富的获得,无论来路是否正当,都是天赐之福,拥有巨额财富的人是公众所能信赖的。他却因有钱有势的少数人给穷苦大众带来无穷的灾难,不能同意这种拜金主义的谬论。

马克·吐温和密西西比河的因缘很深,他主要是在这条河上成长的。父亲去世以后,他为了谋生,在汉尼拔镇一家报馆的排字房里当过学徒,不久就离开了那里,在密西西比河沿岸各城镇以做印刷短工为生。这时他看到河上的许多轮船,十分羡慕领航员“豪放而艰苦”的工作。他恳求领航员毕克斯贝收他做徒弟,通过苦学和锻炼,成了一位合格的领航员,跨入航业的“主宰”行列。轮船上的生活使他有机会研究“河上人”的各式各样的性格,增广了见闻。这条通航大河上的生活是一所良好的学校,使这位未来的作家获得了无穷的知识,积累了大量的写作素材,正如高尔基在《我的大学》一书中所描述的流浪生活对其创作生涯所起的作用。

马克·吐温满怀迷恋地写了《密西西比河上》,追述往事,抒发情怀。艰苦劳动的题材在这部书里发挥得淋漓尽致。作者像是一个赞美领航生活的歌手,善于发现其中愈来愈多的诗情画意,抒写得异常生动。书中洋溢着对领航人劳动自由的浪漫主义夸张情调。

马克·吐温少年时期在领航业中著名的能手毕克斯贝的耐心教导下,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就是必须通过刻苦的钻研和实践才能取得成就;这番教益,他一生受用不尽。在他笔下,密西西比河被描绘成一个威力无穷的巨人,既能为整个流域的居民造福,又有巨大的破坏性。

吐温通过河上航行的无数惊险场面和紧张的戏剧性情节,刻画出毕克斯贝的高超技巧和不知疲倦、坚毅勇敢的英雄形象,使人体会到,通过坚持不懈的艰苦劳动,能培养顽强的干劲和锐利的观察力,并对自己的力量产生信念。

这部现实主义杰作使我们认识到,坚毅、顽强的劳动发掘着自然界的无穷秘密。作者歌颂了人类对大自然的这一胜利,又从另一方面指出,雄伟广阔的自然现象能在人们的心灵中唤起优美的情感,首先是对自由的不可遏止的渴望。

马克·吐温从少年时代起,就养成了酷爱读书的习惯,涉猎极广,这也是他成长为一个大作家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他喜爱莎士比亚,熟悉但丁、乔叟、塞万提斯,称赞一些讽刺和幽默作家,如拉伯雷、斯特恩、伏尔泰、狄更斯和萨克雷,还迷恋于彭斯和拜伦的诗歌。但他本人却直到十九世纪末才成为美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在美国文学史上,没有任何别的作家能与现实主义的讽刺和幽默大师马克·吐温相比拟;他的作品和才能是在几十年间美国全部社会和文学发展的沃壤中滋长出来的。

马克·吐温早年就练就了一套演说和讲故事的本领,很能抓住听众。他讲“跳蛙”的故事,曾使许多听众入迷,百听不厌。成为作家后,为了清偿债务,他曾沿着赤道周游许多国家和殖民地,到处做巡回演讲,大受欢迎。收入文集的《赤道环游记》就是叙述这次旅途见闻的。生活经历、旅途见闻和社会观察的有机结合,最终使他成为美国文学的代表性作家。

(三) 幽默的笔法,严肃的主题

无论是演说、讲故事,还是写小说,马克·吐温都显示出一种独特的讽刺和幽默的才能。他的讽刺和幽默决不是只图逗笑,而是以各色人物和事件的深入观察和剖析为基础,表达愤世嫉俗的激情。有好几

十个与吐温同时代的讽刺和幽默作家都只在当时给读者提供了一些笑料,而吐温的讽刺和幽默作品却在世界文坛上有了被人公认的永久地位。读了他的中短篇杰作和长篇名著中的某些章节,谁能不为作者的妙笔所倾倒?

(四) 以《傻子出国记》为开端的文学创作生涯

一八六九年出版的《傻子出国记》是马克·吐温的第一部成功的长篇作品,此书是按照西部幽默故事的传统写的。在这部似乎是“消遣书”的杰作里,作者以诙谐的笔调反映了一些现实问题。他使南北战争结束以后飞黄腾达和发财致富的北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成为自己笔下的刻画对象,写出了他们那种富有、自信而又愚昧无知的面目。欧洲的古老文化引起了这些美国人的崇敬和隐约的羡慕之情,创造了各式各样物质财富的美国却无法夸耀自己的精神财富。为了不让人看出自己的无知,这些旅客挖空心思赞美欧洲,虽然他们对于欧洲文化的历史、艺术上的文献和古迹一窍不通。其愚昧无知、毫无礼貌和粗暴的行为使吐温感到愤怒和羞耻,他认为这些同胞使美国蒙受了耻辱,成为异国他人的笑柄。

一八六一年开始的美国南北战争改变了马克·吐温的命运。密西西比河上的航运萧条了,他的领航职业随之结束。他的哥哥奥利安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内华达州州长的秘书,他便异常兴奋地跟着到那里去。当时内华达还是一片贫瘠的原野,却已经发现了金矿。他到达那里的时候,到处都是害淘金狂热症的人。他也受了这股热潮的影响,花了几年时光,在产石英的各州探寻“富矿”。到处乱找了一阵,希望落空。他白白地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尽了克列门斯家里的一点儿微薄的积蓄,而期待的财富却始终没有拿到手。期间,他曾多次给弗吉尼亚城《事业报》寄过关于矿区生活的通讯稿,受到了重视。他满怀失望地离开矿区,比去的时候更加穷困。他接受了《事业报》的聘

请,成为固定工作人员,开始了记者生涯。

马克·吐温虽然遭受过种种忧患,事后回顾,却还是把当领航员的那段惊险生涯和在加利福尼亚流浪的那些风暴般的日子,以及早年担任新闻记者的生活看作一生中最为幸福的时期。正是由于在人民中间的生活和直接与人民接触,养成了对道德虚伪和卑鄙者的内在抵抗力;日后,为独立性和说真话的权利所做的斗争,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马克·吐温在内华达的第一家铅印报纸《事业报》从事采访工作,熟悉了矿工们的沸腾而激荡的生活,了解他们的心理和苦乐。他从实践中逐渐学会了重视实际材料,知道怎样加以选择,并以通俗易懂而又幽默诙谐的笔法,把它们奉献给读者。《艰苦生涯》就是这样写成的。

一八七八年春,他带着莉薇、苏西和克拉拉到欧洲旅游了一年半,首先到了德国,然后又到意大利游览了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罗马等地。一八七九年二月到了巴黎,因气候严寒,又有社交活动的干扰,便途经荷兰、比利时等地,转移到伦敦。但那里也很寒冷,同样摆脱不了社交活动。他在旅途中断断续续地写了《海外浪游记》,叙述这一年半的旅游经历。在这部书中,吐温描述了他在瑞士和意大利等地旅游时爬山、滑雪和河上畅游的乐趣,以及旅途中见到的名胜古迹和自然风光,记载了一些奇闻逸事,也发表了一些评论。他很想写成一部像《傻子出国记》那样的畅销书,但因随行人员太多,生活太不安静,再加开支太大,天气又不好,他心绪不宁,缺乏灵感,不能充分发挥幽默的特长。一八八〇年一月完成此书后,他叫豪威尔斯给他看校样,满以为会使他失望,不料豪威尔斯却大加赞赏。但这部书毕竟还是有许多杂乱无章、枯燥乏味的陈述,为了顾及我国读者的爱好,我们翻译的是查尔斯·奈德删节和修改的版本。删节本比原著更能显示吐温的文采。

(五) 继承和发展了幽默文学的传统

马克·吐温于一八六四年来到旧金山,他在那里的社交活动以及他在当地的《黄金时代》和《加利福尼亚人》这两家报馆的工作,使他接触了一些名记者和作家,其中最著名和最有才华的是弗朗西斯·布莱特·哈特。哈特描绘了五十年代加利福尼亚州的“黄金狂热症”和那些不靠开矿而是专做投机买卖、放高利贷、开赌场、经营酒类和粮食等行业,大发横财的各色人物。但他写的东西较为肤浅,远不及马克·吐温的作品。后来马克·吐温说过这样的话:“我从内心对矿山和矿工们的了解正如布莱特·哈特从外表对他们的了解一样清楚。”

马克·吐温的幽默讽刺作品的手法,非同期作家所能媲美。他的幽默做到了诙谐而不失之无聊,轻松而不失之肤浅,在滑稽可笑之中含有讽刺的意义。他继承了美国西部民间幽默文学的传统,作品中具有滑稽、可笑、戏谑、夸张等特点,但又通过他所特有的艺术天分,把他所继承的幽默文学传统大大地提高了。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虽然也以西部幽默文学的特点为基础成为“幽默作家”,但却只求逗乐,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这样的“幽默作家”实际上不过是一些笑匠而已。他们只热闹了一阵,就销声匿迹了。马克·吐温是一位社会讽刺作家,而不是一个笑匠。整个十九世纪美国文学中,谁也不能和现实主义讽刺作家马克·吐温相比。他是有意识地把幽默当作一种艺术手段,达到教育读者的目的;他自己说他在幽默中老是“训诫”,就是这个意思。

小说、诗歌、戏剧、电影、相声等等艺术形式,都能采取幽默讽刺的手法,但庸俗的幽默讽刺作家专以逗笑为能事,缺乏对社会和人生的深入观察和剖析,写出来的作品也就必然是肤浅的,没有艺术价值,不能长久存在。马克·吐温看人看事,都有锐利的洞察力和深入的剖析能力,因此他的幽默讽刺作品经过他那入木三分的表现手法,就富有

艺术感染力和深刻的教育意义,使读者爱不释手,回味无穷。通过多种生活经历和长期的创作实践,吐温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和形形色色的人物观察得越来越透,认识不断提高,幽默手法也就日趋深化了。他的作品能博得国内外读者的喜爱,经久不衰,是缜密思考和辛勤劳动的结果。

许多读者说,读马克·吐温的作品,总觉得津津有味,边读边笑,读过之后再加回味,又深深感到作者是嫉恶如仇、爱憎分明、作风严正、富于正义感。他的讽刺颇为含蓄,有时又十分尖刻。在他的照妖镜中,一切妖魔鬼怪都现出各色各样可憎、可鄙、可悲、可笑的形象,使读者体会到幽默之中的深刻意义。

(六) 反对种族歧视的正义立场

反对种族歧视和蓄奴制,是马克·吐温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美国进步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就掀起了反对蓄奴制度的运动,到了五十年代,在美国北部各州,这个运动日益加强。《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陀夫人是以文学为武器投入战斗的先驱人物之一。这部名著对南北战争的爆发起了不小的鼓动作用。后来的进步作家继承和发扬她的传统,写出了许多反对种族歧视和蓄奴制的作品,而成就最大的却是马克·吐温。在这方面,他先后所写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傻瓜威尔逊》,都满怀同情和义愤,揭露了被奴役的黑人的苦难,严厉地谴责了残暴的奴隶主和白人种族主义者的罪恶,其中写得最深刻的是作家被公认的最重要的代表作《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当代美国名作家海明威说:全部美国近代文学都是以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为开端的。这部书里的逃亡黑奴吉姆的形象比斯陀夫人笔下那个温顺的汤姆叔叔刻画得高大多了。马克·吐温不但写出了吉姆的善良可爱的性格,还显示了他那舍己为人、自我牺牲的高贵品质,给读者留下了

难忘的印象。他本着为黑人求得彻底解放的愿望,发出正义的呼声。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一书中,他热情地歌颂了黑人吉姆的忠厚善良的性格和亲切动人的情感,描写了他和无家可归的白人孩子哈克之间的深厚友谊,表达了作者认为被践踏、被欺凌的黑人和白人应该团结互助的观点。在私刑盛行、三 K 党猖獗、黑人被剥夺了全部人权的美国,如果没有极大的勇气、无畏的精神,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书来向种族歧视观念挑战的。

马克·吐温因受社会和家庭的影响,曾经认为蓄奴是天经地义、无可置疑的成规。但他从童年时代起,就常和黑人孩子们在一起玩耍,对他们有了深厚的感情,并不把黑人当作贱种看待。后来他对黑人和他们所受的苦难的了解逐步加深,就挺身而出,为黑人同胞打抱不平,发出严正的呼声。他不是以悲天悯人的救世主自居,而是以平等的友爱的态度对待这些被践踏、被凌辱的人们。

马克·吐温晚年在《自传》里写道:“我从小就和黑人在一起,所有的黑人都是我的朋友”,“我爱上了这个种族的某些优良品质”,“直到现在,我还是像当年一样,一见到黑面孔,心里就高兴”。他有一种坚定的信念,不分种族和肤色,人人都应享受自由幸福的天赋权利;这种民主思想植根于他对黑人蕴藏已久的同情和喜爱。

南北战争结束后,黑人在名义上获得了解放,但因北方工业主和战败的南方反动势力的妥协和勾结,黑人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平等。他于一八六九年结识了出身于奴隶的黑人解放运动的坚强斗士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敬慕道格拉斯的胆识。道格拉斯认为黑人的解放是不够的,必须加上政治、经济上的公民权利,这一解放才有意义。他还常常强调,唯有通过勇敢的斗争,黑人才能赢得充分的自由。马克·吐温对这些主张甚为钦佩,并予以道义上的支持。

马克·吐温不仅反对蓄奴制和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也谴责对其他有色人种的歧视和迫害。他在一八七〇年写的短篇小说《高尔斯密士

的朋友再度出洋》(亦名《几封中国人的信》),通过一个被骗卖到美国的中国人艾颂喜写给他的朋友秦福叙述他到了他所向往的“自由平等的天堂”美国之后的遭遇的几封信,揭露了中国人在美国所受的苦难和凌辱。艾颂喜原想到那个最理想的国家去做一个“自由人中的自由人”,享受人间最大的快乐。但他对美国所怀的幻想和骇人听闻的实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吐温在这篇小说的前面写道:一个中国人侨居美国的生活,用不着我们运用幻想来加以渲染,赤裸裸的事实就足够了。

南北战争结束后,马克·吐温曾一度 and 大多数美国作家一样,对北方的胜利满怀信心和希望。但他在创作生活的初期,已经初步了解到,民主的理想在美国是不能实现的。然而他的思想是复杂而矛盾的:他愤怒地抨击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同时又不能抛弃他对抽象的“广泛民主”的向往。因此列宁对他的评价是: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吐温还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最后代表者”。

(七) 三部历史题材的名著

《王子与贫儿》《康州美国佬奇遇记》和《巾帼英雄贞德传》是马克·吐温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写的三部历史题材的小说。前两部都是虚构的故事,只有一八九六年出版的《巾帼英雄贞德传》才是写的真人真事。年轻的法国民族女英雄贞德的激动人心的事迹,以及她为挽救危亡的祖国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和她的悲惨遭遇,让马克·吐温在看到史料时深受感动;他萌发了一种强烈的愿望,要表彰这个英雄人物。贞德的事迹激发了作者对受压迫和受冤屈者的同情和义愤,以及他对专制政治和统治阶级背信弃义的行为的抗议和他对国王们的神权的蔑视。

一三三八年至一四五三年间,在英法两国的“百年战争”中,法军老是吃败仗,几乎使全国沦亡。到了“百年战争”末期的一四二八

年,英军占据了法国北部,并围攻通往南部的门户奥尔良城,形势危急。一四二九年,十七岁的农村姑娘贞德率领失去王位的国王查理七世给她的一支六千人的军队,驰往奥尔良,重创英军。她的爱国热情和坚定的信念激发了同胞们的勇气和同仇敌忾之心,这支援军锐不可当,终于给奥尔良解了围,扭转了战局,后人亲切地称她为“奥尔良姑娘”。贞德成了法国人民爱国斗争的一面旗帜。后因坠马受伤,不幸为勃艮第人所俘,被封建主出卖了。法国教会竟秉承英人意旨,诬她为“女妖”,处以火刑。她于一四三一年壮烈牺牲。马克·吐温对这位女英雄极为崇敬,怀着满腔义愤,歌颂了她的爱国主义热情和英勇奋战的精神;谴责了出卖法国民族利益、脱离人民群众、只图苟安的一小撮贵族人物的自私、卑鄙的行径。

一八八一年出版的《王子与贫儿》是以颂扬民主政治、控诉十六世纪英国君主制度为主旨的。此书是作者探讨这一主题的第一部作品。吐温巧妙地编造了两个孩子的离奇故事,揭穿君王和贵族们玩弄权术的真相。

在《王子与贫儿》之后,一八八九年出版的《康州美国佬奇遇记》一书,表达了作者对君主制度的极端藐视。这部书从作者最初的设想出版,经历了五年之久,由一部描写可笑的游侠骑士的离奇古怪、稍有讽刺意味的小说逐步演变为控诉王权和贵族以及英国中世纪整个社会制度的作品,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民主的原则所怀抱的热情肯定的态度。

《康州美国佬奇遇记》一书讽刺了虚构的亚瑟王朝统治下君主制度剥削和压制劳动人民的残酷性,以及其他种种侵犯人权之事,但是它主要还是向人类的三大敌人开火:一是宣扬宗教迷信、毒害和奴役广大人民群众的教会;二是受教会的法令庇护而得势、掠夺农民和其他从事生产的阶级的那伙贵族寄生虫;三是称王称霸、象征着衰败的封建制度。

在《康州美国佬奇遇记》一书中,作者从根本上摧毁了王权神圣的

谬论。他采取了写《王子与贫儿》的手法,叫亚瑟王微服出行,巡视全国各地。国王被奴隶贩子捕获,带上了镣铐,和一个押送队同行。美国佬看到亚瑟王无法证明他的高贵身份,不禁感叹地说:足见他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正像一个流浪汉一样嘛。他认为一个国家并不需要有个国王,倒不如让猫来治理国事,还要好些。这种设想真可与斯威夫特^①媲美哩。

马克·吐温在《康州美国佬奇遇记》一书中多次指出:人类文明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成就全部来自被压迫的人民群众,只有在人民群众中,才蕴藏着较好的社会制度的种子;认为人民不如少数自封的统治者、不能管理自己的想法显然是荒谬绝伦的。

(八) 马克·吐温与宗教

前面已经讲过,马克·吐温在他的许多长篇作品中有些嘲讽宗教的章节。他还写过一些针对宗教问题的短篇小说和杂文。过去有些评论家认为他童年时期在汉尼拔镇就受家庭影响,有了信仰宗教的倾向。现在根据大量资料,可以断言这种看法是不恰当的。塞姆的父亲约翰·克列门斯并不是真正信奉任何派别的教义。他是个自由主义者。他从不上教堂,也没有谈过宗教的事,也从未参加家里人的一切宗教生活。约翰·克列门斯和他的朋友们谈论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时,少年马克·吐温听到长辈谈话的内容,便无形中受到了熏陶。他的舅舅约翰·夸尔兹的反正统的思想显然也对小塞姆起了作用。马克·吐温的母亲洁思·克列门斯和他的哥哥奥利安都摆脱了死板的传统宗教思想的约束,他们都给少年时期的马克·吐温灌输了自由主义的思想。

研究马克·吐温的学者们一致认为,他的宗教信仰在一八五三年

^① 英国作家,《格列佛游记》的作者。

离开汉尼拔镇时起了急剧的变化。一八五六年,马克·吐温在辛辛那提和一个名叫麦克法伦的苏格兰人住在一起,接受了他所灌输的前达尔文派的机械论的进化论学说。另外有些人却断定他是在全国各地流浪时期,特别是密西西比河上度过的那些岁月里,才抛弃了对神灵的信念。此外,马克·吐温在学习领航时期读了汤姆·佩恩的《理智的时代》一书,这无疑指引着他摆脱了少年时代所受的加尔文派教义的影响。这本书阐明了牛顿的自然神论的学说和作者对教会所持的断然抛弃的立场,这肯定进一步动摇了马克·吐温对长老会教义本来就不稳定的信念。

另外还有一种促使马克·吐温思想转变的影响,那就是与共济会会员们的接触。他在一八六一年参加了这个组织后,立即投入了积极的活动,成为一个骨干分子。这个团体是以汤姆·佩恩的自由神论为先导而成立的一个分会遍布全球的群众性组织,到处兴办慈善事业。它的主旨是宣扬友爱互助精神。共济会认为这体现了人类早已掌握的普遍真理,而各种宗教组织却只是曲解这个真理的一些流派罢了。人类的思想和信仰都是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这种思想体系对马克·吐温后来的思想立场当然起了重大作用。

一八六九年,马克·吐温爱上了一个守旧的家庭的小姐奥莉维亚^①·兰顿。为了争取女方家长的同意,他假装着要求莉薇帮助他培养宗教信仰,改变生活习惯。其实这只不过是一套“情人的花招儿”。他达到了目的之后,便恢复了本来面目,连莉薇也放弃了原来的传统宗教信仰。

马克·吐温看穿了宗教的麻醉作用和传教士毒害听众的卑劣行为。他在一八八七年的一个笔记本上写道:人类不需要上帝从天上降临,来告诉我们,谋杀、盗窃和其他不道德的行为是坏事;无论是对犯罪的人还是受害的社会,都没有这种需要。

① 昵称“莉薇”。

马克·吐温因为传教士们睁眼不看社会上的现实,而是望着未来的乐土,便很鄙视他们。他写了许多尖刻的讽刺文章,嘲笑传教士们的伪善言行和传统的主日学校教本上的行为准则。在他的小说里,汤姆·索亚这个调皮捣蛋、亵渎神明的孩子干了许多坏事,最后却和哈克·费恩平分他们找到的一笔海盗埋藏的财富;两个穷孩子都变成了镇上的小富翁。

一八九九年发表的《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把一些被公认为虔信宗教、诚实可靠的“正人君子”挖空心思、企图攫取一笔非分之财的贪婪刻画得淋漓尽致;这也是作者揭露宗教信徒假装老实的虚伪本质的一幅绝妙的讽刺画。

马克·吐温对天主教会素无好感,然而马克·吐温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对待宗教的态度是模糊不清的。在他看来,只要公正善良的好人放弃传统的信念,联合起来,就可以建立一个造福人类、推进文明的教派。这种好人主义的愿望只能是一种幻想。马克·吐温没有真正看透宗教只能充当财阀们操纵的反动统治政权的御用工具,决不能为劳苦大众谋福利。

这位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一心指望通过批判,把资本主义制度改变成符合全民利益的民主制度。到了晚年,他感到这一愿望无法实现,便对人类的前途抱悲观态度。在他死后六年才出版的小说《神秘的陌生人》就表达了这种情绪。

(九) 马克·吐温的财富观与晚年生活

马克·吐温对待财富的看法有两个方面:他有追求财富、贪图享受、爱讲排场的欲望,并常与大亨们往还,但他对工商界人物不择手段地捞取钱财的行为和他们那种冷酷无情、腐化而虚伪的败德却是深恶痛绝的。

马克·吐温一生经历过无数艰难险阻,也获得过多次成功。他有